

生態與心態

最近，接連有深圳市民向當地自然資源監管部門投訴，住宅附近鳥鳴噪聲擾民，無法正常休息。網上關於此事的討論，聲音兩極分化。一部分人認為，此種投訴太過於「矯情」，浪費公共資源，且不懂得欣賞大自然，如果鳥鳴要投訴，那麼打雷要向誰投訴？太曬是不是要投訴太陽？而另一部分則認為「未經他人苦，莫勸他人善」，不懂得鳥鳴噪音之苦，有多麼折磨人。

是呀，詩人教導我們：「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」，「稻花香裏說豐年，聽取蛙聲一片」，多麼溫馨的田家樂。不過，他們大概率也是沒有聽過噪鴿。

作為一個北方人，多年前，筆者第一次在深圳聽到一種鳥叫。凌晨兩三點鐘，睡意正濃，清脆而尖利的叫聲，穿透密閉的玻璃窗，又穿透天蓋蓋，在腦袋裏狂跳不已。而且聲音不息地叫到清晨，一聲比一聲激越，如同高音歌手升key比拚唱功，又好像知道你拿牠沒辦法而故意放肆，幾個小時叫個不停，感覺喉嚨都要扯破了也不罷休，你越「生氣」，牠越「升key」。一打聽，才知道是噪鴿，而譯名正是「升key雀」。

所以，噪鴿的叫聲，並不是「月出驚山鳥，時鳴春澗中」那般嗚啾溫情，筆者頗能體會投訴者的無奈，絕非「不解風情」。不止鳥鳴，也有不同地方的市民投訴蛙鳴、蟬鳴擾人清夢。

然而，野生動物，都有自身的習性。噪鴿的鳴叫，是求偶季節的自然行為，不是有意要冒犯人類。人類嫌鳥類打擾，但機器轟鳴的城市基建，又何嘗不是在擠壓鳥類的生存空間？這些年，得益於大眾生態環保意識的提高，城市綠化煥新，越來越多的鳥類進入人類社區。鳥鳴、蛙鳴恰是生態改善的「代言」。生態好了，心態也好一些，對野生動物多一點寬容。

逢周、三、四、五見報



過敏

和大學的中文學生共進午餐並練習口語時，聊到食物過敏。有美國學生對蘋果、橙子和梨過敏，一吃就喉嚨、耳朵發癢，但吃菠蘿、香蕉、西瓜沒事，我有點驚訝。美國人的食物過敏千奇百怪，除了可能致命的花生過敏，還有對雞蛋、海鮮、堅果、水果和麥麩過敏的。另外，對落葉、花粉、灰塵過敏的也不少。

食品過敏有時會造成嚴重後果。去年中秋節，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舉辦慶祝晚會，有嘴饞心急的學生沒仔細閱讀月餅的食材告示，誤食花生，結果被直升機送到醫院搶救。所以，有美國家長未雨綢繆，在孩子嬰兒時期每天讓他們嘗點花生醬，防範日後可能產生的過敏。也有研究發現，小時候家裏養過毛絨寵物者，成年後對空氣傳播物過敏的概率會大大降低。道理一樣，都是通過提早、適量的（負面）體驗逐步增強孩子的適應能力，日後才不至於免疫系統過度反應，「濫殺無辜」，給健康造成負擔甚至帶來生命危險。

由此想到美國人在教育中對「安全環境」的強調。有人表示從來不信學習應該是「安全」的，因為只有讓你感到「不適」的知識才能引發深思，帶來改變，而只是肯定固有觀點、原有視角的知識不值得花時間、精力去獲取。我的看法沒那麼絕對。不過，固守成見，不願或不敢「越界」探索的確造成了某些聰明學生思想狹隘，思維刻板，讓人可惜。

總之，無論是生理、心理還是腦力方面，想提高健康水平，廣譜、多元的體驗必不可少。即使引發暫時的負面反應，長此以往也能培養堅韌意志，免得稍有風吹草動就全面崩潰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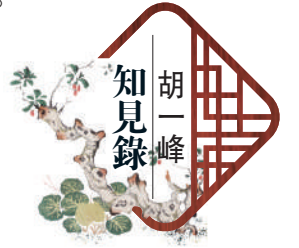
以「電子」的名義

最近又學到一個新詞，「電子羽絨服」，指的是那些在寒冷季節給予我們心靈慰藉的東西。這裏的「寒冷」可以理解為天氣，也可以理解為處境或心情，而「東西」既然和「電子」有關，必然是依託於電子設備的產品了。簡言之，幫我們抵禦「身冷」或「心冷」的電子產品，比如電子設備上讀的書、追的劇、聽的戲曲或歌、欣賞的書畫作品，以及通訊、社交、遊戲等各種網站或軟件，都可以歸入「電子羽絨服」之列。

而「電子+」格式的新名詞又不止於此。近幾年崛起的如「電子榨菜」，被網民稱為「下飯神器」，吃飯時打開手機，追劇聽歌，頗有幾分楊萬里「不是老夫朝不食」的做嬌。早幾年的如電子寵物，養在手機裏，可以「餵」可以「逗」，還可以隨身攜帶，又免去了「鏟屎官」的重任，對於很多人而言，它們比真的「毛孩子」更可人。再往早了追溯，還有電子遊戲。三十多年前，互聯網還沒有普及，「俄羅斯方塊」掌上遊戲機卻已風靡，當我們拿着它玩得不亦樂乎以至於家裏的象棋圍棋盤積滿了灰

塵時，或許沒有意識到，一場以「電子」為名的休閒替代正在悄然降臨。休閒娛樂有時被看做可有可無甚至不務正業，實際上是人類創造力的蓄水池。正所謂，文武之道，一張一弛。「玩什麼，怎麼玩」不但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，而且對文化的整體面貌和可持續創新產生重要影響。這些年，網絡文化蓬蓬勃勃，成為新的藝術、審美萌發和生長最豐厚的沃土，前述以「電子」為名的事物皆為例證。而隨着虛擬技術的發達，「電子+」的品類必將繼續增多。

在人的諸種偏好中，審美偏好是最起功利因而也最堅固的，極難改變。身處休閒替代之中，我們不妨保持自己前電子時代的積習，也不妨嘗試適應新出現的「電子」物件，我們雖已是大人，多一些玩具也沒什麼不好。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寫對白須知

寫對白是一門技藝，卻往往在寫作課程中被忽略。許多說故事的人努力鋪陳情節、塑造角色，卻忽視了對白的重要，寫出了許許多多的角色，卻都以同一種方式說話，也就是作者本人的說話方式。

一個精彩的故事，若沒有生動的對白，就是一場沉悶的戲劇。在此，暢銷懸疑小說作家亞倫·艾爾金斯（Aaron Elkins）說得有理：「要讓讀者分心、感到無聊，甚至覺得不耐煩，最快的方法莫過於寫出含糊其詞又文筆糟糕的對白。」

避免寫出如此糟糕的對白，重點

不在於角色說了什麼，而是他們怎樣說。這其中的奧妙，在於捕捉真實語言的節奏與特性。艾爾金斯在《如何寫出令人信服的對白》一文中提到，他的方法是參考真實人物的語言習慣，並將之轉化為角色的對白。

艾爾金斯會留心觀察熟人講話，或是在公眾場合靜靜聆聽人們的對話，甚至參考名人發言，將這些語言風格融入角色。這種做法的妙處，在於避免對白顯得刻意或生硬，使之更具真實感。

除了語言風格，對白的標示方式也是許多人關心的問題。其中一個常

見問題是：我們可以用多少次「他說道」呢？艾爾金斯認為，這個問題往往令新手作家過度憂心。

事實上，有一派作家堅持，標示對白時應該單純使用「說道」，因為這樣最不會干擾讀者的閱讀流暢度。另一派則認為，「說道」過於單調，應該用更生動的詞語來描述語氣，例如「哭訴」、「咬牙切齒地說」、「刺刺地說」或「發出噓聲」等。前者傾向純文學，後者常見於通俗小說，實在悉隨尊便，任君選擇。

對此，艾爾金斯補充，我們有時可以用上一些替代用語，例如：「問

道」、「解釋」、「若有所思地說」、「提到」、「低聲說道」、「哭道」或「通知」等等。這些代替「說道」的用語可以適時為對白增添細緻的層次，但關鍵還是在於適量使用，避免過於突兀、重複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韓流亂象

有關韓星金秀賢和金賽綸連日來的新聞，令人不忍卒睹。一名年輕女演員的死亡，牽扯出生前與頂流男演員不為人知的關係和恩怨。女方尋死的原因、男方的真面目、二人相戀的時序等，輿論沸揚揚揚，資料源源不絕，真偽難辨。男事主沒有和盤托出，女事主已香消玉殞，是是非非又涉及經紀公司、家人和記者，錯綜複雜，要作最公平公正的判斷，除非走法律途徑追究責任，否則都只能以表面證據作猜測。

完美的情人、浪漫的爱情、璀璨

的人生，對絕大部分人而言，不單無法兼得，更是只有從不同的虛構影視作品中才看得到。投入「煲劇」，想像自己是故事的主角，是消閒娛樂。若因此冀盼甚至深信現實中的金秀賢真的會像經典韓劇《來自星星的你》般無瑕，無時無刻不在為深愛的女人遮風擋雨，每當遇到困難也都鎮定沉着，必有應變的方法，這類觀眾明顯是入戲太深，明知自己不可能是千頌伊，也渴望追捧的演員真的是都敬俊。

劇本可以編寫，角色可以設定，

但現實卻往往無法預料和控制，而且或跟想像中的美好南轅北轍。正如十幾年前韓風興起的時候，不少人都渴望自己可以成為韓國流行歌唱團隊的一員，更有家長表示打算安排年輕的子女到韓國學藝，成為娛樂公司的練習生，有天出道成為人們眼中的明星。如今，不知還有多少人仍會因為台上青春性感的女團歌舞，或連續劇中讓人神往的場景與俊男美女，就盲目地以為異國的流行文化工業是懷抱成名夢想者的天堂，一切都如童話般美好。

盼望金賽綸的不幸事件真相有天水落石出，韓國女藝人不會再受資方的剝削和操控。在重視人權和女性權益的時代，觀眾實不應對韓國流行文化圈子的亂象視而不見，因為盲目吹捧，等於助長歪風。

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

春天自古以來便是充滿希望與生機的季节，正如俗話所說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。春分之後，北半球晝長夜短，標誌着桃紅柳綠、草長鶯飛的春天正式到來。相較於萬物閉藏的冬季，春天的勃勃生機讓人們更青睞於此時安排重要事務，並發展出豐富的春日文化。其中，春遊作為一項老少皆宜的節令習俗，深受各階層喜愛，而明代畫家戴進的《春遊晚歸圖》正是這一文化的藝術呈現。

《春遊晚歸圖》（附圖）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，描繪了一位文士在暮靄蒼茫、桃花盛開的江南春遊歸來的情景。畫面分為近、中、遠三景，

《春遊晚歸圖》

層次分明且充滿細節。

畫面以層次分明的構圖展現了春遊晚歸的詩意場景：近景中，莊院掩映於樹林間，文士正在敲門，僕人提燈應門，夜幕降臨點出「晚歸」主題，主人身後有人挑着行李跨過小橋，生動描繪了春遊歸來的溫馨情景；中景處，水域與田野小徑上，農人扛着鋤頭回家，遠處農舍中農婦餵食家禽，人物雖小卻細膩傳神，為畫面增添了生活氣息；遠景則以蒼茫群山為背景，雲霧繚繞間山花盛開，亭台樓閣時隱時現，青松柏樹蒼勁傲然，桃花杏花點綴其間，營造出色彩斑斕而又迷離纏綿的意境，令人彷彿

置身於春日的美好與寧靜之中。

《春遊晚歸圖》的藝術風格深受南宋畫家馬遠、夏圭影響，構圖上保留了大量留白，但近景與遠山幾乎處於同一平面，這一特點是浙派繪畫的共同特色。畫中點景人物如持傘童子、提燈僕人、荷鋤農夫等，生動有趣，展現了畫家對細節的用心描繪。



逢周五見報

如此粗獷

多得奧斯卡獲獎電影《粗獷派建築師》，粗獷主義建築似乎再次受到關注。本地書店以粗獷建築為焦點書目，把《Brutalist Japan》（Paul Tulett 著）、《Brutalist Britain》（Elain Harwood 著）、《Brutalist Paris》（Nigel Green、Robin Wilson 著），還有本地的《未知的香港粗獷建築》（彭展華著）等等，一併上架，蔚為奇觀，才知道，世界各地曾出版的相關專書，原來那麼多。

事實上，國際間對粗獷建築早有關注。於一九五〇年代在英國興起、一九六〇年代至一九七〇年代在世界各地普及的粗獷建築，受到年月洗禮，面臨清拆、重建的命運。策展人兼建築評論家 Oliver Elser，近年開展了「SOS Brutalism」計劃，通過書籍、展覽、社交媒體、網上資

料庫等等，叫大眾關注那些「瀕臨絕種」的建築。

《SOS拯救混凝土之獸：粗獷主義建築展》於二〇一七年首度在德國建築博物館展出，然後陸續在世界各地舉辦。二〇二〇年首次跨出歐洲，來到台灣，由忠泰美術館與德國建築博物館共同籌劃展覽。至於香港、油麻地賽馬會分科診所，還有中文大學多幢建築物，都是粗獷建築代表。日後到訪中大，不妨在校園裏走走，記得不要看手機，就抬頭猜看看，哪些建築，如此直接，如此粗獷。



逢周五見報

撞到北狐

在天上飛的各類飛機，有時會與鳥兒的飛行軌跡交匯或重疊，造成飛行事故：鳥擊（bird strike）。鳥擊主要指飛機與鳥之間的碰撞。不過其定義有時會擴大到如飛機與鹿、兔子、狗和鱈魚等陸地動物在地面上發生的碰撞。不知道這些陸地動物之中，是否也包括狐狸？

三月九日，日本航空公司一架從札幌飛往函館的客機，從札幌市丘珠機場起飛前，在跑道上撞上一隻狐狸，飛機隨即中止起飛，所幸機上乘客與機組人員均未受傷。

在北海道，最常見的狐狸是北狐，原名為北海道赤狐。相比日本本州的狐狸，北狐體型較大。但狐狸闖入機場跑道，且與飛機相碰撞，卻是極為罕見。因為相比其他曾造成鳥擊的動物，狐狸更敏銳靈巧，走避快速，避險意識很強。

在北海道的公路上遇見狐狸的

機率很高，甚至當地公路的交通警示牌也寫着「小心狐狸」，提醒駕駛者注意。記得數年前與親友到北海道自駕遊時，沿途不時與北狐相向而行，見慣世面的牠們，或獨自前行，或結伴同行，看見迎面而來的汽車與遊人既不躲避，也未逃竄，牠們腳步不停的時候，一雙狐狸眼炯炯有神，時刻保持警覺。

行至北海道的北見地區，我們的自駕車隊還去了北狐牧場，與北狐近距離接觸。生活在牧場的逾六十隻北狐，愛在草地上追逐、嬉戲，牠們不僅不怕人，還會主動迎上來，圍在遊客身邊嗅來嗅去，尋找食物的氣味。



逢周五見報